

活用少數族裔人才

「一帶一路」倡議發展，精通外語的人才需求會愈發增加，香港應好好發揮在港少數族裔人士的力量，使得精通外語的他們，得以有用武之地。在二零一六年施政報告中，教育局積極配合「一帶一路」人才配備，例如：在中學方面，除了兩文三語外，學生亦可選擇與「一帶一路」特別相關國家的語言包括印地英語及烏爾都語作為高中的一個選修科目。雖然成效有待商榷，但仍可看出教育局對於接「一帶一路」人才培養誠意可嘉。就在港居住少數族裔人士數目，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一年人口普查《主題性報告：少數族裔人士》，全港大約有四十五萬少數族裔人士，當中約三十五萬參與經濟活動人口，扣除二十五萬在港家庭傭工，全港大約有九萬五千少數族裔工作人口。從職業劃分少數族裔工作人口分析，百分之七十四點二的少數族裔工作人口是從事「雜項社會及個人服務」，其次是「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百分之六點二）及「地產、專業及商用服務業」（百分之四點二）。香港普遍少數族裔人士，特別是東南亞或中非國家人士，從事管理層或專業人員並不多，除了本土服務業外，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香港有相關人才。從前少數族裔，特別是南亞裔或非裔人士，香港沒有足夠工種讓其發揮，因而在社會向上流機會缺乏。

琴台客棧 伍采采

貧富皆因心中念

去菲律賓之前已經聽說了那兒的各種髒亂差和「窮」，還有最近不平靜的南海。因此，當飛機在馬尼拉落地的時候，我有種赴湯蹈火的感覺，不知道這趟旅行會面對什麼樣的險境。去島上的長途汽車和內地縣城的大巴一樣，搖搖晃晃磕磕絆絆地跑在水泥路上，但不像內地的大巴跑在路上會掀起一陣塵煙。和在內地的旅途不同的是，汽車在路上足足走了五個多小時，途中卻一點不覺單調。除了公路大多是沿海而行可以欣賞海景之外，沿途的各類民居也讓人目不暇接。或許是因為經濟不發達的緣故，我們沿途所見的民居多用鐵皮或者棕櫚葉做頂，木板或竹子為牆，也有極少一部分的磚房。但無論是哪一種材料建成的房子，幾乎都無一例外地在屋裡屋外種了鮮花。院子裡，屋門口都收拾得乾乾淨淨。

大巴顛簸着或快或慢地經過那些民居，途中我看到一所房子，漆成天藍色的鐵皮頂，稀稀拉拉的竹子編成牆壁，卻仔細地做了一圈美麗的竹籬笆，沿着籬笆擺了一圈花盆，仔細地看，那些花盆全都是油漆罐、奶粉罐、礦泉水瓶子做成的，上了各種顏色的油漆，更加襯托出盆內鮮花的絢爛。那座極為簡陋的院子前，一個裸着黑黝黝上身的男子在烈日下拿着剪刀仔細地修剪着門前的盆栽，那些盆栽是裝在一個上藍色油漆的輪胎裡面的。不遠處的樹蔭下大約是他的家人，悠閒地坐在一排竹凳上看着他。竹凳的後面，幾個彩色的氣球拼出了「Happy Birthday」的字樣，大巴快速地經過的那一刻，我感覺烈日下的空氣中瀰漫着幸福的味道。

下了大巴乘船到島上，島上的民居和酒店和我們在路上看到的一樣，簡單而乾淨，每個房間都在綠樹鮮花環抱之中，而房租也比理想的便宜，真是價廉而物美，所遇到的一看便到酒店放下行李換了衣服，走在沙灘上，

是當地居民的迎面而過的時候，都笑嘻嘻地對我們打招呼，接我們下船的小伙子遇上了，很熱絡地叫着「Welcome」，留下一串爽朗的笑聲離開。於是，初到島上，便有了回家的感覺。住在島上的幾天過得散漫而快樂，環島徒步，島上居民所售賣的商品價格合理，即使沒有買賣，他們臉上也是滿滿的笑容，有時候還能收到他們送的小東西，雖然不值錢，但帶着善意和溫暖。幾天下來，和朋友談得最多的是對貧富的感受。我所在的城市從改革開放後經濟變得十分發達，當地的原住民也因此變得富裕起來。在一些離市中心較遠的村子，富裕後的村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自己的房子擴建、加建，一棟又一棟地建，建成了當地民房所特有的「握手樓」、「親嘴樓」，在這些房子裡，連陽光都難得一見，更別提花草樹木的存在了。

即使是在我所居住的山腳下的村子裡，村民也幾乎是清一色地把自己院中原來所種的樹木砍掉，鋪上水泥或者瓷磚。更有甚者，在自己用來出租的院子裡鋪了大塊大塊的大理石地板，又把圍牆加至三層樓高，遠遠看過去，那座灰色水泥圍牆的院落不像民居，倒更像是一座小型的監獄。這樣的房子，房東竟藉口裝修豪華、安全系數高而把房租一翻數倍，提高到極不合理的價格。

於是，在這些村民房東的臉上，能看到的只有他們經濟富裕起來後還無法滿足的對金錢的貪慾，根本看不到絲簡單的笑容。我想，花草即使種在了他們的院子裡，也是無法潔淨地生長吧。

在東南亞，菲律賓也算是一個相對較窮的國家，但這個國家裡的人們大多有一顆熱愛自然、熱愛美的心，人們並沒有很強的物質慾望，有花有草，有一個乾淨的家，他們就滿足了。想起那句舊話：「貧富皆因心中念。」如此，他們成了心靈的富人。我們身邊那些看似發達了的村民，則依然還是窮人。

環保之我見

環保的口號，叫了多少年啦，但環保的概念是否深入了民心？社會上是否還是有很多人嘴裡喊着環保，但卻未能真正實踐？比如焚化爐和垃圾場，人人都知道必須興建，但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後院裡。人人家裡都有後院，於是就興建無期。我知道，塑膠瓶對環境影響甚大，但又忍不住天天買瓶裝飲料來喝。我知道，香港沒有處理廢紙盒的能力，但我還是天天買包紙盒飲料來解渴。我們不能像有些國家的國民那樣，自己每天帶着飲水樽上街、上班、上學嗎？可見環保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政府對每個購物膠袋徵收五毛錢，五毛錢雖然對很多人來說不是濕濕碎碎，但多數市民還是帶備環保袋到市場購物。但當購物回家後，打開那些冰鮮食品，不但有塑膠紙包着，還有發泡膠盒子承托。當我們打開一包餅乾，先是外面的膠袋包裝，然後是三塊五塊的分拆包裝都是使用塑膠紙，還放在塑膠間隔盒上。這是政府政策的錯誤吧，市民環保了，製造商並沒有環保。朋友知道我喜歡喝茶，所以外遊歸來都會送茶葉作手信，瓶瓶罐罐的包裝都非常精美。但是這兩年開始，朋友送我的茶葉，都是用一張紙包着的。我知道朋友的心意。他們認為那就是環保的實踐。因為我們喝的是茶葉，包裝精美的瓶罐，最後都得丟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為何不能捨棄那些必須丟棄的包裝呢？像一枝玫瑰花，為什麼還要包裝膠紙包起來？

有一回我和朋友走在路上，滿頭大汗，便拿出毛巾來抹去，朋友說你很不環保。我驚然驚覺，以前流行的手帕，怎麼現在在市場幾乎消失了呢？是紙巾太方便了嗎？所以人手一包的，就可以丟棄，不必回家再洗。

是，就是一個方便問題，才讓我們的環保淪於口號多於實踐吧？

我們打開一包餅乾，先是外面的膠袋包裝，然後是三塊五塊的分拆包裝都是使用塑膠紙，還放在塑膠間隔盒上。這是政府政策的錯誤吧，市民環保了，製造商並沒有環保。朋友知道我喜歡喝茶，所以外遊歸來都會送茶葉作手信，瓶瓶罐罐的包裝都非常精美。但是這兩年開始，朋友送我的茶葉，都是用一張紙包着的。我知道朋友的心意。他們認為那就是環保的實踐。因為我們喝的是茶葉，包裝精美的瓶罐，最後都得丟棄。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為何不能捨棄那些必須丟棄的包裝呢？像一枝玫瑰花，為什麼還要包裝膠紙包起來？

有一回我和朋友走在路上，滿頭大汗，便拿出毛巾來抹去，朋友說你很不環保。我驚然驚覺，以前流行的手帕，怎麼現在在市場幾乎消失了呢？是紙巾太方便了嗎？所以人手一包的，就可以丟棄，不必回家再洗。

是，就是一個方便問題，才讓我們的環保淪於口號多於實踐吧？

我們幾個還不快去給我買饅頭！……」

進入到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後，逐漸取消了糧食供應制，開放了糧油市場，糧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價值。九十年代末，當我母親去世時，我們清理她的遺物時，居然發現還保存着幾百斤糧票。想起那個年月，母親格外節省，就連掉在地上的一粒米飯都要撿起來吃掉，我們不由得唏噓不已！



人們繳回節餘的糧票。

口糧供應的時代

我們這一代人是經歷過計劃經濟時代的。那個時代，緊缺的物資都要發票證，特別是與生活相關的糧油食品。當時的糧食供應是根據工作來制定的，比如學生是每月26斤，工廠裡的工人則按照工種性質不同分別30斤至34斤不等，而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員只有27斤，油則每人每月都是半斤。

所供應的糧油要在指定的糧店購買。雖說通常買的大米都是不知存放了多少年的存米，沒有一點大米的香氣，但一般還能過得下去。但凡遇國家農業上的變故，在糧食供應上就會出現變故。這種變故最明顯的是1960年到1962年的三年大災害期間，由於國家農業欠收，所有的糧食供應都按人頭來定，每人每天供應口糧九兩。按現代人吃主食的標準來說，一天九兩足夠了，可那時人人都說吃不飽，何故呢？是因為缺少油水，三年大災害期間，城市人口供應的油由原來的每人每月半斤下降到三兩，豬肉則由一斤下降到半斤。三兩油按當代人的吃法，不夠吃三天，半斤肉則不夠吃一餐的了。糧食和油供應減少了不說，最主要的是還不能全部供應大米、麵粉，大部分供應的是包穀粉、蕎麥粉、大麥粉。我所居住的城市是南方，居民生活一貫是吃大米的，當雜糧發到手，許多人家都不知雜糧怎麼吃，相互打聽，相互取經，最後都是用雜糧粉蒸饅頭來吃。所不同的是北方人用包穀粉蒸饅頭時都是捏個窩窩，稱為「窩窩頭」，而我們南方人蒸包穀粉饅頭不知道捏一個窩窩，所以感覺難吃一些。

好容易熬過了三年大災害，國家又恢復正常供應糧油了，但常常在供應中又有些小調整。比如一段時間規定：米、麵六四開，買十斤糧食，必

須要購四斤麵粉。雖說供應的麵粉只佔小頭，卻叫我們這些吃慣了大米飯的南方人頭疼不已，買回來的麵粉不知怎麼吃，蒸饅頭都蒸不好，所以一般人家為了圖簡便，都是用麵粉攪疙瘩吃。不過中國人善於鑽營，不久就發現只要託人找關係，在糧食部門批個「米票」若干斤，就可以憑票在糧店只買大米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我從大城市下一個三線工廠工作。糧食供應就要受地方農業的影響。有一年當地的麥子成熟時，恰逢連陰雨天，來不及打的麥子都浸泡出了芽。這種發了芽的麥子打成麵粉後十分難吃，蒸熟的饅會粘牙齒。在供應這種麵粉的日子，人人都自然減少了食慾，節省了不少糧票。別看表面上糧票是無價證券，但在那個時代用途很大。常常會有農民捉雞或挑雞蛋到我們廠區來，用雞和蛋跟我們換糧票，有時一斤糧票可換七八個雞蛋哩！1975年，我到貴州出差，我還聽說在當地可以用25斤糧票換一個大姑娘哩！

七十年代末，我所工作的地區主要生產雜糧，所以食堂裡幾乎天天供應的都是雜糧饅。當時，我正好談了一個女朋友，女朋友工作的地方離我們廠有上百里路，她每逢星期天都要乘車來看我，在我們交往的半年時間內，她每次來都是吃雜糧饅。有一次，她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如果到你們這裡再吃不上頓白麵饅，我就和你吹！」說完，她頭也不回地趕去火車站。那天，我因工作之故，沒去送她，等到中午到食堂吃飯，發現食堂這天供應的居然是白麵饅，我看了看錶，發現離女友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小時，我趕緊買了幾個白麵饅，騎上自行車往火車站裡趕。

可我剛到火車站，火車正好開動了，我大聲喊着女友的名字，她聽到了，頭探出窗外，我舉着白麵饅朝她揮道：「我給你送白麵饅來了！」我聽見女友回應道：「等我下次來吃吧！」結果女友下次來，還是沒吃到白麵饅。那天的白麵饅我放了三天捨不得吃，結果長霉了，不得不扔掉，不過，那天的十里送饅也沒白送，女友看出了我的真心，再也沒說過要和我吹的話。

口糧的計劃供應致使一部分人吃不飽，而又有一些人吃不了。記得我在工廠時，許多男生糧票不夠吃，就只好厚着臉皮找那些長得秀氣的女生要，有時則提出幫女生每天打開水以換取糧票，倒成全了許多姻緣，留下許多佳話。還有那個時代我們廠的男生無聊時愛打賭，而賭的本錢就是白麵饅，下面就是我親眼見的一個故事：

那是1972年，我的同事吳大咀是鉗工，每月的糧食定量標準是30斤，可他卻不夠吃，原因是他有一張特別大的嘴，要是生活在現在，就憑他有張能申報健力士世界紀錄的大嘴，肯定可以賺不少錢，吃喝不在話下。

要說吳大咀的嘴有多大，我也記不清尺寸了，再說當時也沒人量過，反正每次在食堂吃飯，二兩一個的饅頭，他一嘴就吞下一個，三下五除二就吞進三個饅頭。三個饅頭就是六兩，可他還說只吃了個半饅。因為有糧票的限制，他可不敢放開嘴吃，只有死死賴臉纏着那些作秀氣狀，每次在食堂打飯只打二兩的女孩子們，叫她們發揚階級友愛精神，把多餘的糧票支援他。當然他也不會白要，總會用力氣來補償那些女孩的，比如說幫她們打洗澡水，或是搬個東西什麼的。

有一天，吳大咀吃完他的三個饅頭後，眼巴巴地看着我們慢慢咀嚼着食物。突然，他跟我們說道：「我能把拳頭塞進嘴裡你們信不信？」，我們當然不信。吳大咀說：「你們不信？我現在就來表演給你們看，不過，如果我真把拳頭塞進嘴裡，你們幾個人給我買個饅頭吃！」我們幾個諒

「自殺」不好玩

英國公投「脫歐」成功，就像玩「自殺」的人，本來只是玩玩吓表個態，殊不知失控弄假成真，大家都嚇壞了眼。當「判刑」來到跟前，大家才驚覺玩不起，大喊「不好玩」。有個別英國人悔不當初，如果可以再公投一次，她會改變主意投下「留歐」一票。奈何世事無常，再後悔也無濟於事。「悔不當初」派其實也沒有太多大的理據支持她改變主意，只是全家人同一陣營，她也跟着投票，但最後又不想看到這樣的結果。在決定國家大事的層面上，由不同背

方寸不亂 方芳

剛播完的電視劇《琅琊榜》，主角的貼身護衛「飛流」，是個低智商的孩子，看什麼你死我活的鬥爭都像玩遊戲，開口埋口「不好玩」。

在英國「脫歐」那個黑色星期五，股市插水，英鎊大跌，呼天搶地之聲不絕，有股評人索性將「脫歐」比喻「離婚」。他們說，既然英國和歐盟貌合神離，忍得一時，忍不到一世，「離婚」後可以瀟灑走自己的路，英國國民的勇氣令人佩服。確實，「離婚」是瀟灑，但要付出勇氣。朋友早前在英國投資了三個物業，在倫敦的物業已出租，兩個分別在利物浦和曼城的樓花樓建來「爛尾」的消息，朋友急如熱火螞蟥，天天向物業代理追問情況，施加壓力。本來買英國樓萬無失，誰會想到一朝醒來會「爛尾」，真的「不好玩」。

分賑吃來滋味好

看到多年前的團體合照便不由失笑，照片中的親友同事和連名字都記不起來的一面之交，似乎都已成了配角，放在大堆笑臉前面的杯杯碟碟、酒瓶剩菜才是主要的大角色了。不是嗎？打從什麼時候開始，城市人聚會，就是那麼不離飲食，人人狼吞虎嚥地地球上還有四分之一人口吃不飽，我們今日真是已錯覺置身於令大家肚滿腸肥、豐衣足食的大時代了。

真的，上世紀或上世紀之前的黑白照片中，看到或坐或站合照中的人物，除了來到同一團體合照中的杯清茶外，就是連幾粒花生都不曾出過鏡，哪像今日席上還會豐富到看見將要成為廚餘的半碟揚州炒飯和燒乳豬頭？

照片中除了家庭的喜慶聚會外，大半來自不同環境場合、時時變幻的什麼「大食」會，所謂「食」，就是理單後按人頭分賑，這個近十年流行的西方飲食文化，也真有其可愛之處。同食客客不論經濟環境，坐下大家同一消費，人人平等，既無免費午餐、晚餐、政治飯那麼凝重和顧慮，氣氛已經來得平和舒暢，吃得心安理得，談笑盡歡，也吃得痛快淋漓。

過去老輩孟嘗十分執着，認為不拘腰包請客有失身份，太小家子氣，可是漸漸成了習慣，如今老去，孟嘗們擺千歲宴，一眾壽星也以「為樂」了。事實「冤冤相報何時了」，輪流作東也不過化小A為大A，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從來就不愛佔人家便宜，謹記住「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庭訓，吃過人家一頓大飯，總不忘要回敬人家一頓大餐。可是十個老友輪流請客，難得十個朋友十次到齊，輪到自己，少了阿甲，就欠阿甲人情了，最尷尬是輪到自己作東時，因事不能出席，後會又未必有期，也未必九個朋友不介意，或者菜式豐儉有人計較，是非閒話就多了，所以各不相欠的「不計較」，杜絕潛伏在飲食裡的虛偽感情，也是西方高度的文明。

大半來自不同環境場合、時時變幻的什麼「大食」會，所謂「食」，就是理單後按人頭分賑，這個近十年流行的西方飲食文化，也真有其可愛之處。同食客客不論經濟環境，坐下大家同一消費，人人平等，既無免費午餐、晚餐、政治飯那麼凝重和顧慮，氣氛已經來得平和舒暢，吃得心安理得，談笑盡歡，也吃得痛快淋漓。

過去老輩孟嘗十分執着，認為不拘腰包請客有失身份，太小家子氣，可是漸漸成了習慣，如今老去，孟嘗們擺千歲宴，一眾壽星也以「為樂」了。事實「冤冤相報何時了」，輪流作東也不過化小A為大A，中國人的優良傳統，從來就不愛佔人家便宜，謹記住「來而不往非禮也」的庭訓，吃過人家一頓大飯，總不忘要回敬人家一頓大餐。可是十個老友輪流請客，難得十個朋友十次到齊，輪到自己，少了阿甲，就欠阿甲人情了，最尷尬是輪到自己作東時，因事不能出席，後會又未必有期，也未必九個朋友不介意，或者菜式豐儉有人計較，是非閒話就多了，所以各不相欠的「不計較」，杜絕潛伏在飲食裡的虛偽感情，也是西方高度的文明。

從脫歐想起

英國「脫歐公投」上週達到頂點，脫歐派意外勝出。結果，引發全球股民恐慌，股票大跌。由於英國在歐盟乃至國際上的影響，「脫歐」在其他領域的影響也將慢慢浮現，沒有了歐盟的英國到底是形成孤島而自我封閉，還是擺脫了歐盟的約束之後會有更大的自主權而有更好的經濟發展呢？而沒有英國這個大國的歐盟將來會否因此受到連鎖反應影響力進一步被削弱，都令人關注。

不過，實行普通法的英國和採用大陸法的德法在意識形態不同已不是今日的現象，而英國也非歐盟最早的始創國，在地理位置上又獨處島嶼，在歷史上一向跟歐洲大陸諸國行事作風有些格格不入，這個大國因為票少，在一些重大政策上沒有發言權，難免感到受人掣肘，有另起爐灶之心也非今日，但到真要脫離，震撼、傷感、徬徨、擔憂、興奮等等，皆有之，實屬人之常情。

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公民社會，在關乎國家前途的重大爭議性議題上，用一種公投的方式去作個了結，也未嘗不可。留歐，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說，維持現狀，生活安穩，當然很好，因為脫離難免出現「動盪」，還要經過很多複雜的程序。

不過，鞋子合不合穿，只有穿著者才知道，也才最有發言權。但民眾的情緒往往容易受人左右，尤其是操控言論的媒體影響。連理性、深沉如英國，民眾也有情緒波動和衝動之時，以這次脫歐為例，兩陣營之爭中，不但有激進或精神不穩者槍聲不同政見女議員致死的悲劇，更出現支持脫歐者投票之後後悔痛哭的滑稽劇。而無論如何，到底是人民自己的選擇，惟有尊重，支持留歐的卡梅倫也有風度地辭職。

西式民主政制實行多年，出現的弊端不少，議會內政客爭吵不休，街頭上民眾抗議不斷，早已是常態，一些重大政策或發展方向爭論多年而沒有結果也不鮮見，以致極端到要付諸於公投，反映社會矛盾長期累積卻聽之任之而不及時疏導、解決的惡果。

值得留意的是，跟香港年輕人口中的「港獨」或「自決」不同，在英國，主張留歐的年輕人卻佔多數，而首都市民也以留歐派居多，可見，每個社會都有其獨特一面，香港切莫生搬硬套。